

盡我所能的成就感

Doing My Best, My Achievement

■ 文 | 黃嘉芯 臺北慈濟醫院心臟內科加護病房護理師 攝影 | 范宇宏

有個女孩從小喜歡也擅長各種藝術類的項目，喜歡不同挑戰和新鮮感，在繪畫／設計比賽、音樂節比賽獲獎不少，夢想成為一名室內設計師，高中畢業也獲得自己嚮往的大學全額補助，但同時，女孩也不斷見到死神擦肩而過，曾目睹別人溺水、觸電、車禍等各種意外，甚至家人病況也每況愈下……一次又一次面對人生無常，當下的她雖然無助，但不害怕，反而轉念，希望如果再遇上這些意外，自己不再是袖手旁觀的旁觀者，而是可以去拯救別人。在要做出人生職業的下一步選擇時，剛好是家人又發病的時候，女孩看著那些抽血檢查和難懂的數據，深思熟慮後，鼓起勇氣給自己的人生來個大轉變，從美術商業，改念護理系。沒錯，那女孩就是現在在這裡和你們分享故事的我，來自馬來西亞。

熱愛藝術和音樂的我從來沒想過自己有一天會選擇護理這條路，甚至家人都覺得不可思議，認為我可能只是一時興起，認為我的統考（類似統測）成績沒辦法錄取，曾用各種方式阻止我報名念護校，但我並未因此而放棄，而是透過親戚朋友的支持與幫助，順利到臺灣求學，就讀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，如今也順利畢業，在醫院上班。



吃不完一頓飯的父女

一開始被分配到急診，滿腔熱血看著也學習著學長姊們如何分秒必爭，與死神拔河。到職第一週發生一件讓我印象很深刻的的事情；一位中年男子與女兒一起外食，爸爸用餐到一半心跳停止被急送入院，除了壓胸器規律的按壓聲、救護人員忙著上點滴、急救的聲音外，伴隨著的是女兒的哭聲；醫師拿出 DNR（不施行心肺復甦術）同意書給家屬，很殘酷、但需要立刻做決定，女兒當時的驚慌失措、崩潰、無助和無奈，全部被在一旁的我這個菜鳥護理師看在眼里。

繼續救？還是不救？

急救室裡，大家很努力的在搶救，我也第一次看到壓胸機器運作，那是一個冷冰冰的黃色拱橋形狀的機器，架在病人胸口上，拱橋中間連結一個吸盤吸在病人胸前，用著最有效率、最持久的力道壓出最有品質的 CPR，壓著壓著該中年男子胸口漸漸出現了機器吸盤的形狀，然後破皮，甚至開始瘀青……但這些在此時都不是重點，為了建立呼吸道，插了氣管內管，每三分鐘一支腎上腺素一直給到第 30 分鐘，女兒還是沒有答案，中年男子全身也漸漸沒了血色，四肢開始僵硬變得冰冷，終於機器聲停下，急救室安靜了下來，此時女兒的哭喊變成室內唯一的聲音：「為什麼？！……嗚……為什麼就一頓飯你就走了！明明剛剛還好好的！不可能！怎麼會這樣？！」雖然電視劇很常聽到類似的對白，但我眼前是真實的情緒，那個哭聲，是我聽到過最難過的哭聲，壓胸器鬆開了的吸盤，也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印記。

幫已往生的中年男子遺體護理，把衣服穿好，管路移除，蓋好被子，中年男子看起來好像只是在睡覺，彷彿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，剛剛就是一場夢，是女兒的哭聲把場景帶回現實。這是我參與的第一次急救。心情真的很複雜，當下很努力的保持專注，觀察急救過程中每個學長姊、專師和醫師的角色工作，結束後還可以理性分析工作內容，被學姊稱讚一番。但那天回宿舍後晚上腦袋不斷回放著急救那一幕，想到在遠方的家人，來臺灣 5 年第一次那麼想家的哭了，想著如果是發生在家人身上，該救嗎？還是等我搭飛機至少 5 小時到家見最後一面？突然好多話想對家人說，於是打了視訊電話回家，但只是看著爸媽一直哭。

幾乎每天在努力和死神搶人的日子裡，聽過欣慰的哭聲，撕心裂肺的哭聲，無助的哭聲，悔恨的哭聲。急救時看見壓胸器把肋骨壓斷的痕跡，看著漸漸變涼的身體……有時候心裡想「是救贖？還是痛苦？」只有在一旁看著自己經歷的病人靈魂，才知道那個體驗和感觸，答案也只有他們自己清楚吧，對周圍的人而言，永遠是個謎。

在急診，急救場景見多了，好像也沒什麼了，雖然偶爾還是會被一些場景和言語撥動感性情緒，但很容易調適一下就平靜下來，甚至還可以安慰家屬及病人。



圖／黃嘉芯提供

全身癢的插管大叔

一段時間後，我轉到內科加護病房。這裡沒有急診那麼繁忙，但是大部分時間還是會忙「炸」了，最不一樣的是與病人相處的時間更多了，除了可以銜接學理上的疾病前因後果，也可以聽到很多不同病人的不同故事。記得有一位大叔，是自體免疫疾病的患者，剛認識他的時候，知道是喝酒喝到胃出血差點沒命進來內科加護病房的。插著氣管內管的他，說實話真的很煩，因為我們已經很忙了，但他一點都不配合，一直給我們添麻煩。那一天，看他是清醒的，想說自己也有時間，就決定花時間跟大叔聊一下，讓他知道現在的處境，身上的管路照護實在需要他的配合，我拿了紙和筆，鬆開他其中一隻被約束的手，讓他表達自己想說的話。

「全、身、癢」，這是他用盡全身力氣寫出的三個字，因為水腫，寫字太潦草，我也猜了半天，才知道原來這是他一直躁動的原因。後來告知主治醫師，幫他換一種藥使用，交班時也說明如果大叔出現癢的情形，可以幫他擦些乳液，後來大叔變得很配合我們的照護了。那一次剛好我被安排照顧他很多天，後來連家屬都認識了，會客時還會不時聊起他以前的事情，才知道大叔的不容易，他原本是很溫柔體貼、愛家的人，被疾病折磨加上生活的壓力，近期一直想不開，才會變成今天這樣。

大叔在我的班內，經醫師評估終於可以拔管了！看著他狀況改善，真的很開心。有一天大叔突然把我叫到床邊，握著我的手，他用拔管不久而略帶沙啞的聲音說



著：「這段期間謝謝妳，就妳對我最有耐心，不然那期間真的很不舒服……」因為彼此很熟了，聽完大叔這樣說，我笑笑回他：「三八喔，快點好起來，好好活著才是最好的答謝。」那一天雖然忙翻了，但心情非常好，覺得護理工作再忙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大叔還不斷鼓勵我，希望我一直保持著耐心和積極，我也期待他能轉到一般病房然後出院。但是，休假兩天回來上班後，突然得知大叔已經往生的消息，瞬間再次體會到人生真的很無常，心裡說不出的錯愕和難過。又同時想到我遠方的家人，希望他們能平平安安，健健康康。

在學期間，老師很常告訴我們一句話：「病人就是你們最好的老師，沒有這些病人就沒有今天的成就。」的確，不管是學理、技術還是經驗，都是每個病人的貢獻，來到臨床工作後，很多病人也是自己生活上的導師，可以讓自己不斷看到生命的意義和價值，可以看到不同人走出的不同路，然後結果是什麼。

什麼都有的女孩

有個很優秀的女孩，年齡和我差不多，二十出頭，甚至可能比我還小，在校成績優秀，都是全校前三名，有一身才藝，跳舞、唱歌、畫畫全部都是那麼優秀，有很愛她的家人，還有個很愛她的男朋友，彷彿在她身上找不到任何可以讓她想不開的理由，連我都覺得要是她有她一半優秀那也滿足了，但她卻吞了好多藥尋短見。

當時上夜班的我用空檔時間找她聊了一下，因為有插著氣管內管，所以她用手機打字和我聊天。我問了她想不開的原因，她的回覆讓我覺得第一次那麼無語和不解，她說：「因為該有的都有了，覺得人生非常順遂，就是這樣平平無奇，那麼沒有意義，所以想結束這種人生。」聽著一個比自己小的人那麼理所當然說著這些，當時我沒多說話，靜靜陪著她，同時也想著自己生命的意義到底是什麼？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麼？

新冠肺炎疫情狀況加劇的期間，自己也開始進入專責病房照護，同時期也獲知遠在馬來西亞的家人確診的消息，不久又有身邊的同事、朋友確診的消息，一波波來得那麼突然和靠近，總感覺下一個就是自己了，真的會怕，又不免擔心著家人的狀況，就算上班時手機也不敢靜音，很擔心隨時一個家裡打來的視訊就是最後一面了。

那些比我幸運的妳／你，家人在身邊的妳／你，有些真心話，別等錯過了才說，記得對家人把愛說出口。

經歷了這些臨床的日子，我還是喜歡看著病人痊癒，雖然不是每個病人都是那麼深刻互動，但對每個病人我都會盡我所能的照顧，縱然病人能康復絕不是一己之力，可是，我就是很享受這種成就感。☺